

收获
JINSHANG
JINSHANG
金收获丛书

阿飞街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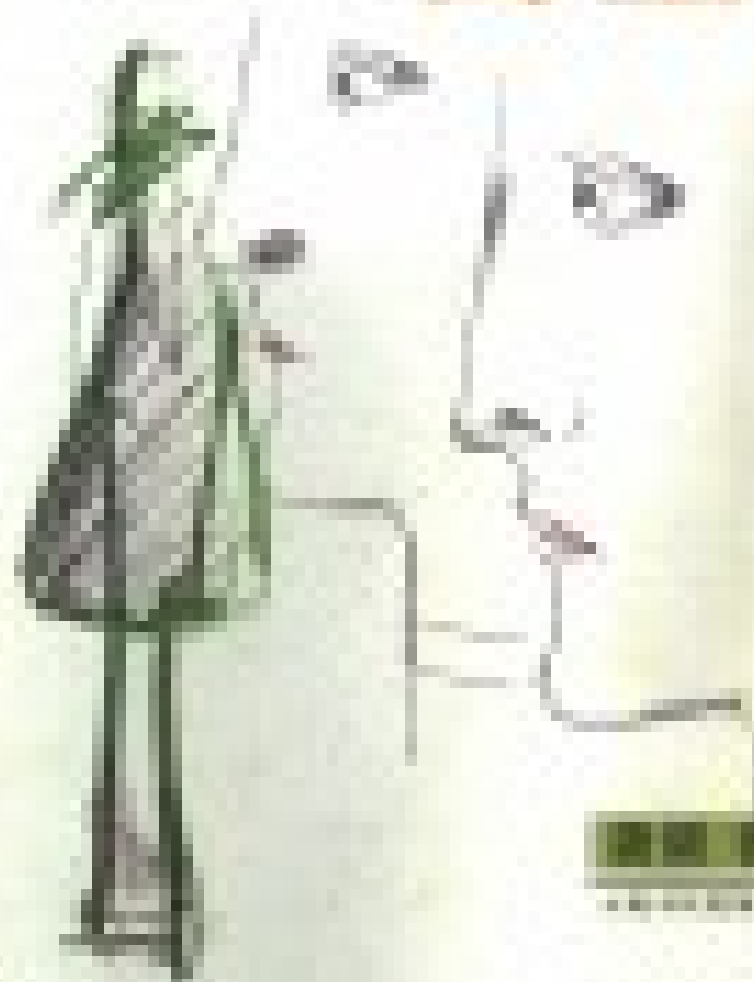
唐颖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余秋雨说
写上海，越过唐颖有点难



阿爸街女生



阿爸街女生

（阿爸街女生）

金敬所著
上海：上海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阿飞街女生

唐 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飞街女生 / 唐颖 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9

《金收获丛书》

ISBN 7-222-03860-4

I. 阿…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438 号

金收获丛书 HARVEST

阿飞街女生 唐颖 著

责任编辑 / 瞿洪斌 海 惠

装帧设计 / 李 筱

策 划 / 上海收获时代文化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 650034

印 刷 厂 /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装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印 张 / 13.5

字 数 / 22.5 万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 /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222-03860-4

定 价 / 25.00 元

作者简介

1982 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6 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著有《海贝》、《不要作声》等作品，至今共发表中篇小说及话剧、影视剧共一百万字左右，其中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获全国城市报刊连载作品一等奖。

余秋雨

唐颖的上海

老上海大家都已熟了,而且早已熟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新上海大家更熟,而且早已习惯几个月后由新的陌生来代替。

老上海不管是真是假,新上海不管停留多久,都已远近闻名;但是,两者之间那条隐晦而漫长的路,那条被新新旧旧拉扯得东倒西歪、疤痕斑斑的路,却很少被人提起,其实很有意味。

最早品味此间意味并久久不肯离开的人,叫唐颖。

唐颖的上海是蜕壳的上海,蜕壳在最近一次的前期。唐颖不愿意对这次蜕壳进行纯客观的俯视或旁观,她拒绝体验之外的理性和冷静。她最大的资本是她自己的感性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唐颖的

上海

生命——一个既缅怀过去、又挑逗将来，既熟知市井、又陶醉文化的上海女性。

这样的女性是历史转型的最大得益者和最大牺牲者，她们嘀咕，她们抱怨，她们放弃，她们接纳，她们兴奋，她们追赶，最后，她们站出来成了新旧递嬗的最雄辩见证——刚刚站出来又不免惊慌，因为眼角中又出现了不易读解的图像……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颖所写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但是她笔下的不少人物却能挣脱那些历史阶段留存下来。唐颖所写的混乱、热闹、焦灼也不再是今天上海的主要风光，但是埋藏在那里的那种略带没落的细腻、略带伤感的典雅，却能溶入明天上海的时尚。因此她成功了，也算在新老上海之间打了一个结。

我本人要感谢唐颖的是，虽然我曾比较系统地研究过上海文化，但对她笔下的群落却比较陌生，是她补充了我的上海视野。我想，写上海的作品已经很多，今后还会大量增加，但是，若要从文学角度来透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上海生态和生态的演变，越过唐颖有点难。

目 录

唐颖的上海	余秋雨	1
阿飞街女生	唐 颖	1
对谈录	程永新 唐 颖	394

1

“你从哪里来?”

“我从中国来。”

“你的职业?”

“我是法官!”

“喔,法官!”小小的骚动,布莱德先生表示意外的反应,带动了整间教室的气氛,他是这节课的教师,提问者,纽约的退休公民,这间“国际中心”众多义务教员之一。

“你喜欢纽约吗?”

“喜欢,非常喜欢。”

布莱德先生却不以为然耸耸肩摇摇头。“法官”是个肤色白皙的年轻女子,她旁边坐着米真真,米真真正坐立不宁,可是已经没有退路,她和“法官”一道被围困在第一排,今天教室很满。她看到俄罗斯人瓦夏坐在最后一排,他朝她眨眨眼微笑得性感,她也微微一笑,算是回答,没有再多的意味。

这个星期米真真第二次遇上这个叫布莱德的教师,抑或,她是被同一个问题困扰了两次。上一次布莱德先生开的课名叫“review”(新闻回顾),课前冗长的自我介绍吓退了米真真,她坐

阿飞街
女生



在最后一排，快轮到她时，她溜出教室去了另一间课堂。

今天吸引她进来的乃是课名——“电视剧”，她倒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听到某类专业课。似乎这节课也吸引了其他学员，所以课堂满满当当。

“法官，你来纽约干什么？”布莱德不无讥讽地问道。

“我来纽约读学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系拿硕士学位，我喜欢纽约。”“法官”微微一笑，再一次强调，她镇静自如，英语堪称悦耳，以这间各国移民来来往往的“International Center（国际中心）”的标准。她明亮的双眸闪烁着某种好斗的锋芒，这样的锋芒在纽约的中国人眸子里已很微弱，它令米真真产生小小的兴奋。

“你是法官，怎么会喜欢纽约？你对这里的治安有什么看法？”布莱德毫不掩饰他的不快。

“我才来两个月，没有碰到治安问题。”

“要是碰上了呢？它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

“法官”一愣，顿了一顿，依然镇静，“听说纽约过去治安不好，自从朱里亚尼上任市长治安问题已有了……”她踌躇片刻，用了“进步”这个字，“不是吗？”她反问道。

“嘿，朱里亚尼！”布莱德语气讥讽，严厉地盯视法官，“你马上就会了解我们这位共和党市长，他对少数民族可不怎么样！光有治安没有人性，一个无趣冷酷的家伙！”

课堂的笑声，局外人的笑，也有人茫然，米真真就是一个，纯

粹是语言带来的困扰，是“人性”这个词让米真真产生片刻的迷惘。

但米真真能看懂“法官”明亮的眸子锋芒已经毕露，米真真的情绪跟着提升，“我对他暂时没有感觉，但我周围的中国移民都支持他，他给了他们安全感。”年轻标致的女法官补充道，“说到治安，少数民族首先不要再给暴力侵害，我们需要安全感。”

纽约资深市民耸耸肩，不置可否，目光移向“法官”后一位娇小的亚裔女孩，“请问你对朱里亚尼有什么看法？”

亚裔女孩脸色通红，战战兢兢起身并站得笔直，“我……从日本来……学音乐……”她答非所问，结结巴巴，但作为异乡人，她知道这是个必须给予的答案。

“音乐人！了不起！你喜欢纽约吗？”

“我……我……”

米真真开始焦虑，米真真在纽约的时间只有半年，今天下午米真真必须在三点钟之前离开曼哈顿，现在一节课眼看去了十分钟。时光流逝是米真真唯一的焦虑。布莱德在课堂上用什么方式教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米真真要从纽约人那里学到纽约英语，只是米真真没有心理准备，学习也是倾听的过程，倾听纯正英语和错误百出的英语。

这是一个为新移民服务的会员制的机构，纽约戏剧圈子的访问者不少人知道这个机构，只要交纳会员费就能成为会员，然后可以在这里买到价格低廉的戏剧票子，当然主要是具有实验



性质的 off-off-Broadway(外外百老汇)剧场,也就是不太具有商业性的剧场,说得难听一点,多半是观众寥寥无几的剧场。

米真真最初来这里是为购买廉价戏剧票,然后发现凭着会员证可以免费听英语课。这正遂米真真心愿。米真真没有料到在这个美国最大的都会,整日飘荡在她耳际的竟不是这个国家的母语。也许这正是纽约的特征,少数民族并不少数,或者说这是个多数民族日益稀少的城市,她的庞大和异化已超出米真真的想象力。对她来说在纽约要找到一个纯粹的英语环境就像在七号地铁车厢里找到一个曼哈顿人一样不易。

米真真说着支离破碎的英语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信心崩溃,判断力消失,想象世界空无一物,本来这些是米真真这样的年龄可以称之为财富的东西,当青春正在远去,荷尔蒙开始衰退,难道她不应该学着从物质的世界超脱?可米真真突然到了纽约,几乎毫无准备地落进这个城市,并发现这是个不可比拟的欲望城市,同时也是个充满精神奇迹的巨大空间,但假如没有语言的指引,你只能徘徊在这个缤纷世界的灰色边界。可不要和真正的纽约擦臂而过,米真真就是这样一个走在纽约街头却在担忧失去纽约的城市的单相思患者。

她试图寻找出路一般再一次朝教室门口看去,她看到瓦夏和他旁边的两个韩国女孩眉来眼去交谈甚欢,想来那里已是个快乐的社交空间。“难道纽约有你喜欢的音乐?”她听见布莱德在朝日本女音乐人叹息,好像他来这里的责任是让所有刚刚来

到纽约的移民赶快逃离纽约。只见娇小的日裔女孩眼帘下垂，笑得很抱歉，没头没尾说出“激动”这个词，仍然毕恭毕敬站得笔直。

“那么你呢，你是什么感觉，对纽约？”布莱德灰蓝色的、有些混浊的眸子突然转向东张西望的米真真，米真真一阵心跳，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战，喔，回答布莱德的问题的确有挑战感。

“纽约是个令人激动的城市，但有时，”晓得他有反应，米真真来个转折，“有时令人恐惧！”

“对，恐惧！”布莱德几乎是高兴地呼应着，他似乎高兴你们终于没有被纽约的假象蒙蔽。他转过身，在黑板上用力拼写出大写的“SCARE(恐惧)”。

关于恐惧，萧永红的说法最为强烈，她曾说所有的感觉中恐惧最强烈！她形容，就像黑色，她说：“所有的颜色都无法覆盖黑色。”她问米真真，“你没有觉得，我们其实是伴随着恐惧长大？”

布莱德书写时手在颤抖，只要他的手拿起任何东西，就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处在微微战栗中。那是帕金森氏症的症状。

“请告诉大家，恐惧的感觉从何而来？”布莱德对着米真真亲切微笑。

“前一晚的新闻，一位女子在地铁七号车上被枪击。”米真真慢吞吞的，字斟句酌的，没有母语的支持，米真真的个性顿然萎靡，她应该告诉他，惧怕枪击，只是恐惧中的一种。

“不仅是女人，男人也会被枪击，还有儿童！走在路上，或者





在地铁，你怎么知道身边的人有没有带枪？所以你也必须带上枪才有安全感，终有一天，你会买枪，并放在你漂亮的手袋里。”他滔滔不绝开发米真真的话题，“那么，你会有什么打算？当这个城市令你恐惧，你还能做什么？我是说，你来纽约有什么计划？”

计划？米真真一愣。

“但愿我能知道我在纽约的计划是什么。”

米真真犹疑地回答，笑声，布莱德尤其笑得开怀，只有看到人们在质疑的时候，布莱德才会露出欢快的笑容。那正是美东人的文化个性。

之后他们有至少十分钟的对话，如果从宿命的角度，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那么，你怎么会来纽约？”面对米真真短暂的迷惘，他换了问句。

“我们受到亚洲文化协会基金会的邀请，来美国访问半年。”

“我们？”

“我和我丈夫。”

“你们真幸运。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职业？”

“我丈夫曾经是画家，现在是剧场制作人，如果不考虑生存，也许他只做行为艺术，基金会是看了他的行为艺术才邀请我们，总之并非因为我们职业上的成就，事实上，基金会对那些所谓失败或者说不与主流合作的艺术家更感兴趣。”谢天谢地米真真对

“失败”“不合作”这些词记得很牢，在充满反讽的英语社会，这些词似乎颇具叛逆的美感。

果然布莱德的笑容更慈祥，“嗯，有意思，支持失败的艺术家，那么我支持基金会！”众人笑，想必瓦夏也在笑，米真真突然后悔在众人前谈论自己的丈夫。

“还有你本人，你也是艺术家？或者是艺术的支持者？”

“我……以编电视剧谋生，我也做过纪录短片，如果不考虑生存，我更愿意做纪录片，虽然我本来的理想是写戏剧。”米真真知道，纽约人尊敬有理想的人，然而她在谈论自己的理想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理想。

靠门口处人来人往，不断有新人进来，但离去的人更多，与米真真和布莱德冗长的对话不无关系。不过坐在后排的人，很少有听完一节课的，他们游走在各间教室，寻寻觅觅。

布莱德瞪视着米真真，“我们这节课不是叫电视剧吗？你可不要告诉我，你坐进这里是指望从我的课上学点儿你需要的专业。”谁说不是，难道以米真真四十岁的年龄重新坐进课堂，是为了闲聊天吗？不过米真真没响，米真真面对的是一个年近七十患帕金森氏症的义工，他来这里无论做什么，批评也好，质问也好，用他美式英语为米真真们制造语言环境也好，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义务的，面对他，米真真感到气短。“好吧，我不能因为你而改变我的教学计划是不是？”他幽默地做出无奈的样子打开电视机和录像机，把一盒带子塞进机器，“我只是个退休的





数学教师,不懂你的编剧法,我是想通过电视剧的情景对话,让你们更有兴趣更感性地了解英语并真正地喜欢上她。”

米真真和她的肤色各异的同学一道喜笑颜开,谢天谢地,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在这个名符其实的国际都市纽约,在座的每一个学员都在寻觅获得英语技能的捷径。

现在布莱德终于放了米真真而开始面对堂下学生,“先让你们看一段连续剧情节,然后我会把里面精彩的对话挑出来,作我们的课堂练习,都是一些绝妙的对话,”他的目光又转向米真真,“那不也是你需要的?”似乎在问米真真。

倒带的时候,他对着课堂,手指依序划来,“法官,音乐家,编剧,加上还有你那位艺术家丈夫,顺便说来,失败这个词可以和艺术家划等号。”布莱德深深叹息,“不管怎么样,你们让我觉得自己很平庸,我只是一个毫无成就感的纽约市民。”他对着米真真笑,“我为你遗憾,你丈夫做剧场,你应该是他的编剧(playwright),而不是电视编剧(scriptwriter),”布莱德强调着 playwright 和 scriptwriter,他也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是纯文学与通俗读本的区别,“不过,我很喜欢纪录片,纪录片比故事片更严肃。”米真真拼命点头,这是真诚感叹:纽约人就是不同凡响。

带子已倒完,布莱德做出安静的手势,终于进入正课,二十分钟过去。不过布莱德在课堂上反复播放的戏剧情景颇吸引人。



一对夫妻在时装店买衣服，他俩在不同的试衣室试衣，丈夫在试西裤，妻子在试胸衣。另一个男子敲门进男试衣室，丈夫穿着内裤，他们的对话简洁但指向多元。

“喂，我们需要谈谈……”

“现在吗？瞧，我还在试裤子，等我找到合适的裤子。”

“有件事比你的裤子更重要。”

“真的吗？”

接着，两人一起出现在女子试衣室门口，丈夫还穿着短裤，曾束进西裤的衬衣下摆皱巴巴的，显得委琐怯弱，旁边的男子却是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他们敲门，妻子穿着胸衣开门，丈夫对她说。

“你的朋友需要马上和我们谈谈，我们一起去楼下咖啡室。”

“我的胸衣尺寸不对，我需要再试一个。”

“可是，他等不及了！”丈夫指指旁边的男子。

妻子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位男子说：“说吧，赶快说，我还要试胸衣呢！”

妻子站在试衣室内，两个男人站在门口，现在的景象是：妻子穿胸衣，丈夫则衣冠不整，像个拆白党，试衣室像卧室，这两个人像在偷情，旁边的衣冠楚楚的男子更像公寓的男主人，丈夫，一个不小心闯入非法关系的受害者，不过台词的内容却正好相反。

“你的妻子不爱你，”男子指指那个妻子说，“她爱我，这就是